

英雄末路

基利波的古戰場，是以色列首位王掃羅殉國的地方；他的三個兒子，與他同臥在一處。

掃羅應該還想到：當年大衛在的日子，非利士人從來沒侵略到這地區。如果自己容得下大衛在身邊，何至於現在的地步！後悔自壞長城，覺悟當年的嫉妒，使真正得利的，竟然是仇敵。怎地不曾想到有今天？

這與非利士人的最後一役，是在耶斯列平原，由掃羅親自率領，進行決戰。押尼珥似是在別的地方，掃羅王年事已高，他三個兒子只得追隨他。這對於約拿單，是出於無可奈何的選擇——他知道大衛必要作王，自己也甘心作第二人，立盟約要輔佐他(撒下二三:16-18)。

歷史不能假設；掃羅家族，和所率領的以色列軍，終在爭奪基利波山高地時潰敗，給逐下山坡，被射重傷。作為以色列王，掃羅不願意死在“未受割禮的非利士人”手下，認為那是有損尊嚴；但給他拿兵器的從人，不肯犯上弑主。掃羅不得已伏刃自殺。雖然對於戰士來說，那是示弱，時間和環境都不容許他有別的選擇(三一:1-6)。

非利士人佔領了本屬於以色列的國土，黑暗權勢似是勝利了。但那是掃羅違背神，為神所棄的結果。不過，我們不能幫他們取得不應有的戰果，宣告撒母耳也被征服役使，為女巫效力。

這絕不是甚麼“撒母耳”的預言應驗！那掌死權的惡者，自然不難知道掃羅的結局。但沒有誰能夠幫助他，逃避命定的收場——那惡者也絕不會興意幫助，只會樂見添新的人滅亡。

以色列人經歷淒慘的場面，真是“兵敗如山倒”。敵人從地中海岸方向西來，他們以背向敵，棄掉城池，往東逃跑，過到約但河對岸，以求偏安。

留守後方的元帥押尼珥，沒打過勝仗，只有豐富的失土經驗，不是作中流砥柱的材料。他躲避敵軍之鋒，見機奮勇轉進，不甘後人，保故主掃羅的兒子米非波設，逃過一一帶水，在瑪哈念安頓下來，；把那裏定為新都，建立起小朝廷，仍然作他的元帥。

可憐掃羅王父子的遺骸，棄置荒煙蔓草之間，委地無人收。非利士人隨後來了！

他們可不管啥祖宗廬墓，也不尊重君王御體；如果能得反的得意的加以凌辱。以色列人敗兵殘將逃得快，追趕不及。得勝的非利士人軍兵，清掃戰場——

次日，非利士人來，剝那被殺之人的衣服，看見掃

羅和他三個兒子仆倒在基利波山，就割下他們的首級，剝了他們的軍裝，打發人到非利士人的四境，報信與他們廟裏的偶像和眾民；又將掃羅的軍裝放在亞斯他錄廟裏，將他的屍身釘在伯珊的城牆上。
(撒上三一:8-10)

用今天的設境，是把軍裝放在博物館，然後慘酷的戕殘屍體，梟首示眾，並且向偶像報捷，召開全民慶祝感恩廟會。這些活動，是在被征服的以色列土地上進行。戰爭過去了。

作為建立瑪哈念小朝廷的領袖，軍閥押尼珥，在政府敗亡之餘，保存了實力，自然成為“功臣”。少不得也慶祝“正統”得以延續。他任意恣肆，越分的跋扈，沒有誰管得了。他正在忙着的重要節目，是籌畫佔有新寡的“國母”，好有絕對的權力。

說來慚愧，是人民看不過眼。基列雅比人記得，在以色列立國之初，亞捫人來侵略，企圖奴役他們。是掃羅號召各支派，率領全民來救援，大敗亞捫人，保守他們得獨立自由。現在，早已時過境遷，一代人過去了；但雅比人仍然記得掃羅的恩惠。

他們難忘他表現的親情，一衣帶水，並沒有隔絕血脈肢體相關，在危急中遠來赴救。他們記得最高領袖掃羅的豪言壯語：“明天早晨，你們必得拯救！”那天的早晨，有多麼光明！他們仍然記念。

雅比人當然沒有軍隊，可有組織經過訓練的民兵？也是沒有。只有平常的居民。他們聽到非利士人向掃羅所行的事，覺得難以忍耐。

想到當年掃羅如何夜行軍，拂曉猛然襲擊押捫人的故智(撒上一一:11)，“他們中間所有的勇士就起身，走了一夜，就掃羅和他兒子的屍身，從伯珊城牆上取下來”；沒有機會先行處理，顧不得血腥骯髒，曝曬在烈日下，已經腐爛了；當作珍貴的寶物一樣，揩在背上，送到雅比那裏。他們搭起木柴堆，用火燒了，“將他們的骸骨，葬在雅比的垂絲柳樹下，就禁食七日。”(三一:11-13)。這是何等的義勇！何等的鄭重，尊敬！流露適合對於君王的摯愛。而卻是來自約但河外平民，自動自發的骨肉之愛，表現出他們是以色列人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